

主題：樂讀、樂學、樂寫

〈開窗放入大江來〉一文，廖玉蕙不失赤子之心，對人生世相充滿興味，對人間風景有獨到的詮釋，特別值得喜愛文學以及有心踏入文學之門的讀者，帶著一顆溫暖的心細細品味。她衷心期盼，讀者可以利用一些時間，多閱讀、多瀏覽，保持閱讀的習慣，不管是報紙社論、文藝副刊、專欄小品或名家作品、中外經典，都能帶來活絡思維、增廣見聞的功效。

希望所有熱愛閱讀、喜愛文學、樂於創作的同學們可以利用樂學園地挖掘自己喜愛的文章、激發自己的寫作靈感、充實自己的內在文學，相信一定可以帶給同學意外的收穫！

開窗放入大江來

作者：廖玉蕙

書本成了 她和寂寞握手言和的仲介

要看銀山拍天浪，開窗放入大江來。

——宋曾公亮·宿甘露寺僧舍

十五歲進入婚姻，十六歲初為人母，母親在大家庭裡，侍奉公婆、丈夫，教養九個子女，在刻苦、混亂，堪稱極其艱難的少婦生涯裡，端賴坐落街市角落一家租書店裡的言情小說排遣委屈與壓抑。尚未學會作個女人，已然成為人母，年紀小，尚且來不及從娘家萃取足夠養分，母親所有的人際應對，悉數從哀感頑艷的中、外小說裡借鏡、取法，幾十年來，抓緊時間，在生活的隙縫裡閱讀，習染言情小說的誇飾、虛構手法，母親膨脹現實裡的小奸、小詐為深冤、大恨；放大生活中的小歡、小樂為巨喜、狂歡，八十餘歲了，仍然黑白篤定、愛憎分明，全然沒得商量。文學的感染力，穿透時光，浸浸乎直探生命底層，為人生設色定調，而母親自己當然是渾然不覺的。

那樣的年代，沒有電視、沒有電腦，戒嚴的世界看似簡淨安穩，其實險巖難測、暗潮洶湧；小我的苦悉也膠著難解、波瀾漸興。一個小小的、寂寞的女孩兒，自轉學到城裡後，一腳踩空，便掉入舊雨新知眾叛親離的窘境，原本只能躲在閭樓窗簾後，和路上指天畫地、自言自語行走的瘋婦遙遙招手，進行自認的通關密語對話遊戲，而因為街角的那間租書店，自憐被同儕孤立的孩子，偷偷和母親搶看同一窗口；也以那小小的租書店為根據地，似懂非懂地鯨吞蠶食，書本成了她和寂寞握手言和的仲介。她開始看小說排遣孤獨並養成自言自語、自編故事給自己聽的習慣。租書店為母親開啟了一扇對外的窗口，可惜那扇固定的窗口，視野局限，景致不夠精彩，走不遠、飛不高的母親，終於沒能看到銀山拍天浪的壯闊蒼茫。而小女孩兒循著這扇窗口，一路往外迤邐前行，不只見識了海深浪闊，在風雨陰晴的日子裡，還看見「漠漠水田飛白鷺，陰陰夏木囀黃鸝」，看見「落木千山天遠大，澄江一道月分明」，更看見「疏影橫斜水清淺，暗香浮動月黃昏」的絕妙景觀。

或者應該還可以更往前溯。

天這麼黑，風這麼大，爸爸捕魚去，為什麼還不回家？聽狂風怒號，真叫我心裡害怕。爸呀！爸呀！我們多麼牽掛！只要你平安回家，就算是空船也罷。

國語課本上，天黑風大猶然不能回家的爸爸，讓三年級的她，每每在天色將暗之際，便無端升起憂懼，在颱風夜裡為了遠方不知哪個孩子的漁夫父親輾轉不能成眠；從沒見過海峽的她，因為「海峽的水，靜靜的流。上弦月啊月如勾！勾起了恨，勾起了仇」。而萌生對海洋的嚮往和對彼岸的仇視，使得「買棹歸帆」成為五年級時的天真想望。不經意間，文學慢慢走進女孩的心底。

國、高中階段，因為一本《人間詞話》，她被精雕細琢的字句所收服，瘋狂迷戀起詩詞韻文。買不起課外書，向租書店裡找，租書店裡沒有的，

站在台中中央書局裡抄。往往一站便是整個黃昏，像貪婪飢渴的孩子，狂抄、記誦，不管數學、地理或公民的課本上，文本的周，全填滿柳周詞、雙李（李商隱、李賀）詩，當然沒有遺漏當年最膾炙人口的泰戈爾。慘綠的歲月中，眼光總是搜尋著幾近病態的華麗悲傷，《紅樓夢》看了又看，專挑寶、釵、黛三角戀愛部分，不斷反芻悲壯。

文學養成 原來旨在開發情意， 培養多元解讀人生的能力

但行刻薄人皆怨，能布恩施虎亦親。
——明馮夢龍·醒世恆言卷五

她試著用文學來抵抗寂寞，並不代表閱讀就可以讓心滿意足。心底的那個大窟窿，空空的，無時無刻不提醒著她的形單影隻。胡適的一句話在絕望之際映入眼底：「獅子和老虎向來都是獨來獨往的，只有狐狸跟狗才聯群結黨。」她若有所悟，人緣差，竟得了「獨一無二」的新詮，她因之感到短暫安慰，卻納悉到底在何時、為何故，成了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老虎、獅子！如果可以選擇，她情願加入狐狸或狗的行列，和他們成群結隊。一日午後，無意中讀到唐人變形小說（李徵），寫博學善屬文的書生，生性疏逸，恃才傲物，平常和友朋飲酒，常口出狂言，所以僚佐都很嫉恨他。忽然在一個夜晚，被疾發狂，不知所終。其後，才被發現居然變形為一隻老虎。雖然「念妻孥、思朋友」，卻自慚形穢，怯於和前往述職的朋友相見。讀到李徵臨走吩咐友人：家人若問消息，「但云我已死，無言今日事。」她忽然心情大慟，淚流滿面。雖然只是一則虛構的志怪傳奇，卻狠狠地在心上一擊！這則故事像度人的金針，為她開示了虎性傷人的前因後果，而她，終於不再只是傷心束手。因為一則奇幻故事，她決心追根究柢，窮究「我見青山多嫵媚，料青山見我應如是」的處世哲學，期盼有朝一日能因篤行「得饒人處且饒人」的信條，終達「能布恩施虎亦親」的境界。莊子以為道在螻蟻、在稊稗、在瓦甓、在屎溺，文學正是道的另種變貌，它無

所不在，端看是否和生命的經驗相契合、起共鳴。這一刻，她隱約省悟幾年來的文學養成原來旨在開發情意，培養多元解讀人生的能力，為自己找尋一條路、一個說法，它絕不只是區區「聽說讀寫」而已。

閱讀

原來不只是「翻閱」而已，
還得靠高聲「朗讀」！

樹影興餘侵枕葦，荷香坐久著衣巾。

——唐方幹·睦州呂郎中中環溪亭

大三，她得了個機緣到文學雜誌工作。每到月底，雜誌即將付梓前的好幾個黃昏，她總和主編據案面對面校對，就著昏黃的燈光，她細細地一句句誦讀著名家的作品，以便主編據以校勘。讀姚一葦談李商隱；看陳世驥論中西文學；唸琦君、王鼎鈞、許達然的精緻散文；朗誦余光中、楊牧密度、張力俱足的現代詩；姜貴的《桐柏山》開始連載了；顏元叔的西洋文學批評史也出場……一點一滴地，文字的節奏韻律在腦海逐漸形成自己的旋律，淪肌浹髓地殷殷滲透到心上、流露在筆端。幾年後，她終也自己提起筆來，才恍悟閱讀原來不只是「翻閱」而已，要想竟其全功，還得靠高聲「朗讀」！韻律感不只存在於詩，所有順暢的文章都具備優美的旋律，唸誦久了，潛移默化，掌握住其中的韻律感，形諸文字時，自然會隨著熟悉的節奏寫出順暢可讀的文章來。

多少年後，她還清楚記憶著那些個黃昏。王鼎鈞的〈最美的和最醜的〉，曲盡小宦官用最醜的手段維繫最美的信念的過程，曾經讓她多麼驚豔；為了一篇題為〈婚禮鞋〉的文章，又是如何邊唸邊涕淚淋漓、泣不成聲；還有當年迫不及待搶先閱讀田納西·威廉斯作品《慾望街車》及余阿勳翻譯的日本小說《草花》連載的熱切心情……年少時，對文學的癡迷，讓她在大學畢業後負隅頑抗，不惜退還母親在故鄉為她苦心孤詣求來的中學教師聘書，堅持留在和文學最為接近的出版前線，並轉進古典文學的鑽研。而這一留，便再也不曾離開。那種童稚時期劈頭直擊的心頭一點，慢

慢引燃了星星的火花，終至在多年後開始燎原，一發不可收拾地延燒出三十本創作並作育英才二十餘年。

文章哪需分古今， 一切唯「精彩」是尚

不薄今人愛古人，清詞麗句必為鄰。

——杜甫·戲為六絕句

求學過程裡，女孩的成績一向不甚理想，即便是喜愛的國文，也從未有過亮麗的成績。她視課文裡的忠君愛國思想為應付考試的虛辭詭辯；孔、孟被闔上的《中國文化基本教材》夾死在書本裡頭，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，充其量只是無聊的制式教條！直到長了些年歲，才知是老師教死了經典，四書無端被聯考怪獸株連迫害。學習原是為了讓生活更容易，然而，短視近利的釘釘字句解說及無趣的作者生平強記，讓文學陷入死胡同，讓許多學生痛恨不已，立誓考完試後，立刻將文學碎屍萬段。

站上了大學講堂，在第一線上從事語文教育，當年那位冒著被活逮的危險，也堅持要在國文課上偷看卡夫卡、大仲馬甚至於梨華小說的女孩兒，終於了然語文教育一旦讓學生失了興味，光談上課時數或文言、白話比例都是白搭。當老師的，推窗放入了大江，天浪如何拍擊出銀山，得有本事將它說得虎虎生風。教授四書，得讓學生明瞭這些所謂的金科玉律究竟和他們有何關聯，又憑什麼成就其經典地位；閱讀黃春明的《蘋果的滋味》，如可以讓學生順便看看王禎和的《嫁妝一牛車》，再比較一下林語堂的《唐人街》和老舍的《駱駝祥子》，文學的流變傳承就不言而喻！當老師的如果在語譯之外，還能將〈訪隱者不遇〉裡隱者飄忽的行蹤勾連上詩裡一反一正的結構；讀到膾炙人口的李白〈靜夜思〉，若知指陳空間結構的點、線、面、立體空間的巧妙變化；而王維〈渭城曲〉除了道別柳的意義外，若還能說明「客舍青青柳色新」的尖銳齒音所造成的音響上的刺痛感……文學剎那間便添了活力、增了華彩。老師的教學如果不再陳腐相因，如能自出新意，學生上課怎捨得打瞌睡？當老師的，如果能透過有效

的引導、鼓勵，激發學生的想像，讓他們產生參與討論的成就感，學生怎會在進教室時灰心喪志！當老師的，若能將考試視為情意教育的延長，讓學生反思文學和生活的關聯，讓他們藉此看到文學與生活的雙重繁花盛景，並允許他們找到合適或另類的角度切入去詮解人生，學生又怎會視考試為畏途！

杜甫詩：「不薄今人愛古人，清詞麗句必為鄰。」說明了文章哪需分古今，一切唯「精彩」是尚。多麼期待清詞麗句所構築的文學作品，能成為人生行道上一勺解渴的清泉、一處乘涼的遮蔭，而永遠不再是糾纏學生的可怕夢魘。

本文出處：《聯合報》，民國 95 年 2 月 18 日副刊

--品味時間--

1. 你如何從事閱讀？
2. 你喜愛文學嗎？你想讓大家分享你的文字嗎？